捧一把烟火入冬

□于春林



气温下降了，街道上冷风卷走了飘落的梧桐叶，我感知到冬天的门已经被轻轻推开了。街边上烤地瓜的摊位飘来了阵阵香气，我也想起老家的院子，那些暖得能焐化霜雪的烟火被我捧在手里，藏进了冬天的记忆里。

上周回乡下看堂哥，车刚停在街口，就看见他们站在院门口等我。院子里的白菜码得整整齐齐，墙根堆着几捆干葱；刚从地窖抱出来的红薯，表皮还沾着潮润的泥土，他们说等到我回去，每一样都给我装点。我知道老家这些贮藏，便是我这个冬天餐桌上最踏实的滋味。

堂嫂说要给我晒点冻白菜，留着入冬后炖五花肉。她蹲在墙根把白菜帮一片一片捋平，阳光落在她有些泛白的头发上，风卷着屋檐下挂着的红辣椒的气味扑过来，我忽然意识到，冬天的寒意还没近身，先被这满院的烟火气裹住了。

傍晚的时候，邻居王大哥拎着刚挖的几个萝卜过来，身后跟着他家的小孙女，手里攥着两把新鲜的香菜。他们站在院子里唠嗑，说今年园子里的白菜长势好，再过些日子就可以腌酸菜了。还说，果园里的山楂太多了，等下了头场雪，就给孩子们熬山楂做罐头吃。听着他们说着农家院里的烟火事，我的心里漾起甜甜的暖意。

堂嫂转身进厨房烧火，我也跟着进去想帮忙添柴。堂哥说，冬天就用大锅烧火做饭，顺带烧炕取暖。灶膛里的木柴噼啪响，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大铁锅里的水慢慢冒了热气，堂嫂把洗净的红薯丢进去，又往蒸笼里铺上一层切好的萝卜片，不多时，甜香就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溢满了整个厨房。

晚饭自然很是丰盛，饭桌上摆满了农家菜。我咬了一口烀好的红薯，甜糯的浆汁顺着嘴角往下流。堂嫂笑着说慢些吃，多吃点菜。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下来，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每到入冬后，母亲总是守着灶台给我烤红薯、炒花生，把所有能暖身子的东西都变着花样拿到我面前，这些过往唇齿间的满足，今天想来都是那么幸福。

入夜，我躺在热乎乎的炕头上，身下的暖从褥子底下慢慢透上来，连脚后跟都焐得发烫。耳边窗外的风轻轻摩挲着玻璃，混着远处几声狗吠，乡村的夜竟然如此静谧。

回城的时候，堂嫂给我塞了满满一后备箱东西：晒好的干菜、装在玻璃罐里的小咸菜、熬好的山楂罐头，还有一小袋她亲手炒的花生。这些食材承载着亲人的盛情，满是家乡的味道，也带给我整个冬天的暖意。

回来后，妻子把这些东西摆在阳台。夜晚，窗外的风已经带上了深冬的寒意，楼下的路灯在暗夜里晕开暖黄的光。我拿出从老家带回的炒花生剥开，在嘴里咀嚼，香脆的味道在舌尖散开。我忽然明白，所谓入冬，从来不是等着寒风把世界吹冷，而是我们早早就把秋天攒下的烟火一捧一捧揣进怀里。那些来自老院子的温度，来自亲人的惦念，来自街头巷尾烤地瓜的甜香，都是我们藏在冬天里的火种，只要轻轻一碰，就能把整个寒夜都烘得暖烘烘的。

码一缸白菜

□史传统

霜降一过，北风就上了脸。日头落得早，下午四点多，已经贴到楼顶。到了码白菜的时候了。

早市上的白菜摆成一长溜。买的人蹲着，一棵一棵翻过来看，帮子要厚，心要包得紧。挑准了，刀从中一劈，里头的芯黄白黄白，水汪汪的，刀刃上挂着一股生白菜的清气。这样的菜码进缸，脆。

白菜不能直接下缸。先摊开晾，阳台上、院子里，铺两三天。风从白菜帮子上走过，把水汽一点点抽走，晾过的菜闻着有一股晒过太阳的干香。晾到外头的帮子发软，手一捏有点蔫，这才能码。不然菜里的水太多，缸里容易起白膜，一股馊味。

缸先刷净，不能沾一点油星。油一沾，整缸就废了。缸底撒一层粗盐，盐粒落进缸底，窸窣一声。伸手进去，一棵菜贴着缸壁立起来，撒一层盐，盐粒硌在掌纹里，微微发刺。再码一棵。一圈一圈往里收，菜心朝外，码满一层，用手掌往下按实，菜帮子发出细碎的咯吱声。这活得使上全身的劲，按到缸里没了缝，一棵挨一棵，像排队。快满的时候，搬来那块压菜石，多半是块青石，压了很多年，边角都磨圆了，搬起来比看着沉。石头往上一搁，倒进凉水，水漫过石头，慢慢渗下去，把盐化开。

剩下的交给日子。头几天缸里咕嘟咕嘟地响，是发着酵，每天得掀开把浮沫撇一撇，浮沫沾在勺背上，黏糊糊的。屋里慢慢有了酸味，从缸口溢出来，先是若有若无，后来钻进房间，钻进被窝，连做梦都是酸的。二十来天，白菜就变了，外帮淡黄透亮，像琥珀，菜心嫩黄，刀切开脆生生的，汁水溅在手背上，凉丝丝的。

白菜古时候叫菘，这法子翻书能翻到。《诗经》里有一首《信南山》，写田里的活计，也写祭祖，中间几句是："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地头种着瓜，削皮腌起来，献给先人。腌菜的古名就叫"菹"，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这个字："菹，酢菜也。""酢"是酸。两千多年前的人腌菜，图的跟今天一样，是把秋天留住，好过冬。开了缸，一冬天的菜就有了着落。酸菜切细，清水里揉两遍攥干，跟五花肉一块炖，肉不腻、菜不柴。切了配白肉，上锅蒸，热气一掀，满屋子都是酸的香。包饺子也好，酸菜剁碎掺进肉馅，咬开一兜汤。东北人家还有冻豆腐，切块扔进酸菜锅里。

如今超市里鲜菜四季都有，酸菜也常年卖，装塑料袋，抽了真空。可到了这个时节，还是有很多人家要自己码一缸。白菜一棵一棵码下去，一层盐一层菜，按得结结实实，压上那块石头。做完这些，洗洗手，手上还留着一股淡淡的咸味和白菜的清气，往窗外看一眼，天已经黑透了。

滨城冬雪

□马玉伟

(一)

滨城小雪夜间至，
仿佛如霜鬓上加。
不觉时光空逝去，
只将欢乐赋诗华。

(二)

滨城早望白成堆，
锦地梨花遍遍开。
冬季来临春蝶少，
小风化雪待春回。

(三)

珊珊冬物总来迟，
一夜山川染白时。
此地天文多变化，
重来大雪谁能知。

(四)

滨城朝雪白如花，
野陌皑皑满玉沙。
六出只嫌春色晚，
故追年事送芳华。

(五)

锦城曲岸雪如银，
十里迷茫映海滨。
恰是长天镶白色，
野云飘满早寒晨。

(六)

初霁纷纷瑞气盈，
寒晨如梦误天明。
无情最是关东雪，
依旧缤飞降满城。

(七)

去岁银花落锦城，
城中处处起寒情。
今朝又降丰年雪，
便是农桑喜事盈。

(八)

雪中石上雪中风，
人逐寒流暖日终。
一尺白银新落得，
霜花更与雪花同。

投稿请登录
辽望迟桂花频道

相关咨询
请加小编微信